



燕人

布魯斯對「時代」發表談話

播放其談話要點如下：

布魯斯於一月九日對美「時代週刊」記者發表談話，十六日莫斯科電台關於美蘇關係，布魯斯新的一年世界情勢能否好轉、能否和平，在頗大的程度上取決於蘇聯和美國。他指出，限武談判接近協議，雖然還需要一定時間。他聲稱他和卡特總統在不久的將來就可簽署協定，並強調生活向我們提出的任務是，停止瘋狂的軍備競賽、保證國家的安全，加強國際和平。他聲言蘇美和諧有利於全世界，彼此關係不僅可以成爲一般的正常關係，而且可以真正的搞好，且已打下了基礎，但以後在這條路上築起人爲的障礙，這些障礙能夠而且應當被排除。

布魯斯抨擊關於所謂蘇聯威脅的說法，他指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十五國干涉俄國的當時，張伯倫同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時，建立北約以反對蘇聯時，華盛頓宣布針對蘇聯的戰爭邊緣政策時，都以蘇聯的威脅爲藉口。又說，現今歐洲局勢的緩和已相當明顯，赫爾辛基全歐會議指出了擴大和平合作的途徑，在維也納進行關於降低軍事對峙水平的談判時，又發出關於蘇聯對西歐軍事威脅的叫囂，看來上述緩和等等，使西方的某些人士感到非常不滿。布魯斯且力言蘇聯不向別國要求一平方公里的領土，不謀求對西方的軍事優勢。蘇聯所需要的只是可靠的安全，制止軍備競賽，減少備戰活動，健全實際關係中的政治氣氛，如此則雙方的安全就更可靠。

布魯斯談到中共問題時說，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某些人對於現在中國領導人敵視蘇聯的方針感到非常的得意，以至於他們想把北平變成對社會主義世界施加壓力的工具。布魯斯認爲，這種政策是冒險，對於普遍和平事業非常危險，問題根本不在於建立外交關係，問題在於用經濟性質的誘餌，進而逐步地以提供現代化武器、軍事技術裝備和工藝資料，去鼓勵和慫恿公然宣布敵視緩和、敵視裁軍與世界穩定事業的某一國家的領導人，鼓勵和慫恿故意向許多國家提出領土要求、組織了對這些國家挑釁的人，宣布戰爭不可避免並提倡積極備戰的人，這乃是玩火的遊戲，難道還不够明白嗎？想把強大起來的北平政權當作北約組織的政策工具，把它的好戰氣箠導向西方所需要的方面，只不過是一種過於自信的天真表現。只要回憶起慕尼黑政策給西方國家造成的後

果就夠了，歷史的教訓難道就如此迅速的被忘記了嗎？布魯又提到，至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對這個國家既沒有領土要求也沒有其他要求，而且我們認為恢復同「中國」的良好關係，甚至是友好關係，不存在任何的客觀障礙。當然，這是指如果「中國」的立場能夠變得比較理智、比較愛好和平的話。布魯又稱，我們一再的聽北平說，一九五〇年的「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失去任何意義，變成了一張廢紙等等，看樣子「中國」領導人慫恿我們廢止這個條約，我們不能上當，我們永遠不能主動地撕毀體現了蘇中人民友誼的文件。如果北平領導人走了這一步，那麼就要在本國人民面前，在世界和平進步力量面前，擔負全部的嚴重責任。

布魯談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內容，他認為緩和首先就是克服隨時可以演變為公開衝突的冷戰，過渡到國家之間的正常平等關係；緩和就是同意不使用武力，不使用威脅和炫耀武力，而是用和平手段通過談話解決分歧和爭執；緩和就是彼此之間的一定程度的信任，善於考慮到彼此的合法利益。布魯鼓吹了蘇聯的緩和政策，惟對中東、非洲及其他地區的主張，仍屬陳腔濫調，無甚新鮮處。

繼續擴軍努力

蘇聯雖高調緩和及停止軍備競賽，惟其軍事費用則在增加中。依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一九六八—一九七八年美蘇國防活動支出比較」報告中所透露，比照美國相同武器與人員所需費用計算估計，則蘇聯與美國國防支出比較為：(1)一九七八年蘇聯的國防活動開支，較美國高出四五%；(2)十年來蘇聯戰略軍事活動支出（除去研究發展費），為美國的二·五倍；(3)一九七八年一般目的的地面軍事活動支出，蘇聯在美國二·五倍以上。

按美國鷹派人物，一直認為蘇聯不僅在普通戰力方面，即在戰略武力方面，也超乎美國之上；一般輿論反對政府增加支出，但也贊成增加國防費用。一月廿二日卡特向國會提出之一九八〇會計年度（十月開始）預算案，原為緊縮預算，以期縮小財政赤字，惟其國防費則實質增加三%（共一、二二七億美元），此亦為美國與歐洲盟邦約定之增加額。

蘇聯軍事預算，向多隱藏部分，在國家預算表上雖無增加，惟實質則不斷提高。又華沙公約高峯會議於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時，蘇聯會要求各成員國大幅增加軍費，至少應如北約各國在剔除通貨膨脹後仍有三%的增加。據傳東德已宣布增高國防費五%。惟羅馬尼亞持反對態度。波蘭一九七九年國防費增加二·六%（一九七八年軍費五八八億茲羅提，折合一八億美元），但其通貨膨脹率每年逾二%，故剔除此項膨脹率後，其國防費實質並無若何增加。

蘇聯不會放棄其擴軍努力，據悉二月二日至七日，蘇聯與捷克將在捷舉行代號「友誼—七九」的聯合軍事演習。預計將出動陸、空軍二萬六、〇〇〇人，目的在提高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訓練與操演水準。

據日本防衛廳專家估計，蘇聯在遠東的海軍實力，兩年內將凌駕美國。又蘇聯正計劃建築一條連接黑龍江與韃靼海峽的運河。

，全長六五〇公里，費時六年，建成後可通行大噸位船隻，除經濟價值外，亦具有戰略用途。

抨擊美、日、中共勾結

中共與美建交，蘇聯曾不斷予以抨擊。其中較為特殊者，如一月十三日蘇聯「和平與

進步廣播電台」報導美共中央致中共的一封信，信中強烈批評中共的對外政策，指摘中共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和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破壞活動，抨擊北平領導人的稱霸野心。和他們關於戰爭的號召。該信指中共同帝國主義勾結，於六十年代初幫助美國對古巴採取侵略行動時，就已表現出來。該信認為一九七一年的蘇丹事件，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和智利反動法西斯份子合夥發動智利「法西斯政變」時，安哥拉、薩伊、非洲三角事件等等，中共都支持帝國主義，鎮壓民族解放鬥爭，加強種族主義。對於美國與中共建交，信中說，美共一向主張美「中」關係正常化，但如果我們對下述的一點不表示憂慮是不誠實的，美「中」兩國建立外交貿易關係，伴隨着「你們」對美帝政策的支持，對卡特政府爲什麼同意美「中」建交不能抱任何幻想。美國政府相信他們可利用「中國」實現對社會主義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侵略政策。帝國主義從來沒有本着友情和正義感辦事，反蘇是美帝的思想、政治和軍事論點的主要組成部分。北平進行不負責的反蘇運動，把自己思想立場與世界帝國主義最反動勢力的反工人、反社會主義的立場相提並論。

蘇聯對美國與中共建交之抨擊，除與美共相同部分外，特別指摘在「臺灣問題」上北平聽命於華盛頓。強調美國在臺有幾十億美元投資，以及中美民間有幾十億美元的貿易，美國仍將與中華民國維持五十九項條約及其他實質關係，指鄧小平實際已同意無限期保持「兩個中國」的形式。他在日本時還說：臺灣的「解放過程」，可能持續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

蘇聯所爲，並非將中共的統戰調言認爲實話，事實上那也是鬭爭技巧之一。且如此對中國大陸宣傳，可提供反鄧派以一種攻擊口實。

一月十九日蘇聯「消息報」於日本、中共「和約」生效三月後，指摘「日本軍事關係方面人士，正以反蘇主義與北平急速勾結」。該報刊載其東京特派員專欄報導，指稱日本最近正以蘇聯爲對象，展開熱烈的軍事戰略論。「不僅是依靠美國，而且還依靠中共，策定以反蘇戰略爲核心的日本軍事計劃與構想，此乃日本軍事負責人的計畫特徵」。該報說，釐訂「危險的、冒險主義的」軍事計畫的防衛廳，乃政府機關之一。想到此點，則日本領導者所主張的日蘇關係改善之必要性，不能不令人對其誠意表示懷疑。該報又對日本週刊雜誌大載特載「蘇聯紅軍由佐渡進攻東京」的推測大加抨擊，指爲夢中的故事，且稱如此說法對誰有利，是不難推斷的。該報指稱，「日本極右派和中共領導階層，正將蘇聯乃假想敵的觀念，向日本國民灌注」。

蘇聯一直指日本和中共，從事反蘇的軍事勾結。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發現對馬海峽與琉球海域，各有三艘蘇聯軍艦南下、北上。預料此類行動，今後將不斷增加。

在中南半島的迅雷行動

蘇聯對中共與日、美勾搭，均在中南半島迅速報復。

一般推測日本與中共簽訂「和約」，係受美國鼓勵，而美國與中共建交，亦繼踵而至。蘇聯於去年十一月三日與越南締結廿五年「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三日「柬埔寨規模龐大的旱季攻勢。廿八日「團結陣線」發表對外政策，強調與越南恢復友好合作關係。今年元月七日金邊陷落，八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員會首腦韓桑林發表「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成立宣言。九日越南、寮國、蘇聯、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十日衣索匹亞、外蒙、阿富汗，十一日捷克，十二日古巴相繼承認柬新政權。在共產集團內，除中共外，譴責越南侵略柬埔寨者，僅羅馬尼亞及北韓。

中共對柬埔寨僅空言支持，事實上對身陷東境的二萬人中共顧問亦無力拯救。僅能支持施亞努及波布政權代表團向聯合國安理會投訴，提出制止越南侵略、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五點要求。在安理會中，中共代表陳楚與蘇聯代表激烈對罵，然十五日下午關於柬埔寨問題提案表決時，十三票贊成，蘇聯與捷克反對，因蘇聯有否決權，該案終未通過。

柬埔寨團結陣線領導人，前此均沒沒無聞。且誠如施亞努所言，該陣線成立僅一月，即編組訓練十五萬軍隊，擁有數百輛坦克及若干飛機，顯然為河內之傀儡，故越南企劃已久之「印支聯邦」，可謂事實上業已成立。蘇聯從不隱諱其支持越南及柬新政權之立場，反責中共為侵略、擴張主義，指波布、英薩利政權在八百萬人口的柬埔寨，屠殺了三百萬人，稱中共對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有「無能為力的憎恨」。

中共雖一再聲言繼續支持柬埔寨舊政權，惟中柬並不接壤，空運亦須通過泰國領空，且波布政權過於殘暴，盡失民心，能否獲得人民支持以長期游擊抵抗，實有疑問。施亞努在紐約即對波布政權之殘暴加以抨擊，香港中共尾報之「大公報」對波布政權亦加批評，中共是否擬另支持他人或乾脆放手，現尚難判斷。中共雖在南北兩邊增加戒備或增強火力，然恐仍不敢貿然行動，以自討苦吃。而中共紙老虎面目被拆穿無遺，今後北韓恐亦有轉向可能。

蘇聯在中南半島，不僅拆穿美、日與中共勾搭、自稱對亞太和平有所貢獻之謊言，打擊彼等之信譽與聲望，且將獲得南下印度洋的中繼站。一月十日馬尼拉傳出消息稱，菲律賓與美國談判基地條約之際，蘇聯曾向馬尼拉當局建議，願對非提供軍援但遭拒絕，足徵蘇聯之野心，決不會到中南半島就戛然止步！

鼓吹經互會成就

一月八日乃以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至八日，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六國在莫斯科舉行經濟會議，決定為對抗馬歇爾計劃而成立該委員會。次（二）月阿爾巴尼亞加入（一九六一年退出），東德則於一九五

○年加入。一九六二年改訂章程，允許歐洲以外國家參加，首先有外蒙（一九六二年六月）加入，一九七二年古巴參加，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九日越南加入為第十個會員國。此外，南斯拉夫、北韓為準會員國，衣索匹亞、安哥拉、寮國也派遣觀察員列席會議，將來或亦可能加入。

在「經互會」三十週年紀念前後，蘇聯報刊大量刊載紀念文章，「社會主義工業報」專論稱，除越南外，其他九個會員國一九七七年國民總生產（GNP）為該委員會成立前之一〇倍，工業生產總額增至一一倍，在此期間每年平均成長率為九·四%，大大超過同一期間平均六·三%之全世界成長率。該論文且稱，會員國間的共同事業也進展順利，繼「友好油管」、「和平統一電力系統」、西伯利亞烏斯帶伊里穆斯克的紙漿聯合企業之後，由奧倫堡開始的「同盟天然瓦斯管道」，也將於今秋完工。又稱，「經互會內國際生產合理化與專業化正走着進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有更好的安定成長」。

一月十三日莫斯科電台廣播「真理報」紀念文章，指稱經互會會員國在物質生產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合作經驗，各國關係建立在尊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不干涉內部事務、完全平等互惠和同志互助的基礎上。並列舉數字以證明其成就。如：各會員國國民收入同一九四八年相比增加了九倍，工業生產增加了一六倍（「六」可能為「零」之誤）。經互會國家佔世界面積一九%，人口佔一〇%，但在世界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它們生產的工業品約佔世界工業生產的三分之一，現在它們的工業增長量佔世界工業增長額的一半以上，它的工業實力比美國及西歐國家工業實力的總和還大。在過去的期間內，經互會國家比資本主義世界的國民收入增長速度快兩倍，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快三倍以上。「真理報」稱，經互會國家以優惠條件，從經濟和技術上幫助亞非拉近八個獨立國家，它們在經互會國家的幫助下建成了二、六八五個工業和其他項目。

儘管蘇聯對此一赤色共同市場大事渲染，但西方的看法則絕不相同。經互會與EC（歐洲共同體）從一九七三年起即進行通商談判，EC方面認為「經互會對會員國的貿易政策，並未擁有指導權限」，因而主張應與各國個別簽署協定。直至去年十一月底，由於EC方面讓步，才與經互會總體簽署協定，但內容除鼓吹全面擴大貿易外，別無他物，致被譏為是形式的協定，毫無價值可言。

在經互會內部也有不滿之聲，認為「經互會是蘇聯掠奪其他會員國優良產品的隱身衣」。經互會完全由蘇聯主導，西伯利亞紙漿工廠、天然瓦斯管道建設，要會員國分擔經費並提供勞力。不過，勞動力不足的東歐國家，雖然感覺負擔沉重，但由於該等企業的未來產品，各國也可獲分配若干，又不願放棄。又東歐國家對外蒙、古巴、越南的經濟建設，也要施以援手，雖然可使自己的機器製品保有輸出市場，但蘇聯可能代為償還款價，從而強迫東歐國家購進蘇聯產品以為抵償，對東歐各國並不有利。

蘇聯與其他會員國間，仍存有不等價貿易形式。蘇聯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依巴可夫曾經說明，今年度蘇聯經濟計劃中，對社會主義友好國家的貿易額，將由現在佔蘇聯外貿總額五九%，提高到佔六一%。蘇聯企圖自己從西方引進最新技術設

備，在經互會範圍內則求自給自足，或且本身在謀求以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盈餘，抵補對西方的貿易赤字。

工業生產遲滯不前

四·八%。

一月十九日蘇聯中央統計局發表一九七八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執行結果，其工業成長率為去年十一月底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時，巴依巴可夫報告中，估計去年工業成長率為五%，實績僅四·八%，較預估為低，但較原定年度成長目標四·五%略高。按蘇聯一九七七年工業成長率為五·七%，一九七八年降幅頗大，僅可與低成長之一九七六年相埒。

依同（十九）日「消息報」揭載統計數字，生產資料部門成長率由巴依巴可夫報告之五·三%，降為五%。按生產不振之一九七六年成長率亦達五·五%，去年實績落後不少。生活資料部門一九七六年成長率為二·七%，去年為四%，較一九七六年為高。然肉類生產去年僅增三%，未完成年度指標，而牛油則較一九七七年降低二%。

——上接第88頁——

以及行動負責的概念，不僅因為「自費出版」的內容，而且也是因為溝通的形式與方法，逐漸散播於蘇聯的專家階級裏邊，顯示了個人懷疑與抵抗政府當局能夠連結社會羣眾利益的能力。第三，「自費出版」干涉了官方政治溝通系統的政策功能，說明了個人與團體的利益與官方的路線有所不同，於是使人民對官方的路線產生疑問。

積極方面，「自費出版」的溝通網道企圖彌補官方政治溝通的缺陷，允許蘇聯人民接近被禁止的消息，提供了蘇聯人民發表意見的園地。因此，第一，「自費出版」能夠有效的打破官方提出的政治神話；第二，「自費出版」能夠減少蘇共對於其所提蘇聯社會中的世界觀之控制；最後，第三，「自費出版」能夠腐蝕蘇共的合法性。

基於上述消極與積極的功能，「自費出版」在蘇聯的出現，便取得重大的意義。在短期方面來說，由於「自費出版」在政治溝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蘇聯政府一定會加緊迫害，可是由於「自費出版」變成民意產生的重心，再加上西方輿論力量的支持，蘇聯政府在施壓力時可能對各種利害關係會加以考慮，因而使剛開始萌芽的蘇聯異議份子的團體或組織，得在這種空隙中發展與茁壯，「人權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的成立，即是一例。在長期方面，威信只要蘇聯的異議份子組織繼續存在，這批具有批評勇氣的知識份子一定能取得蘇共中堅自由份子的支持，那麼整個蘇聯政治文化自由化目標的達成，也就為期不遠了^②。

註② G. D. Hollander, *op. cit.*, pp. 273-275; A. A. Yakushev, *op. cit.*, pp. 192-193